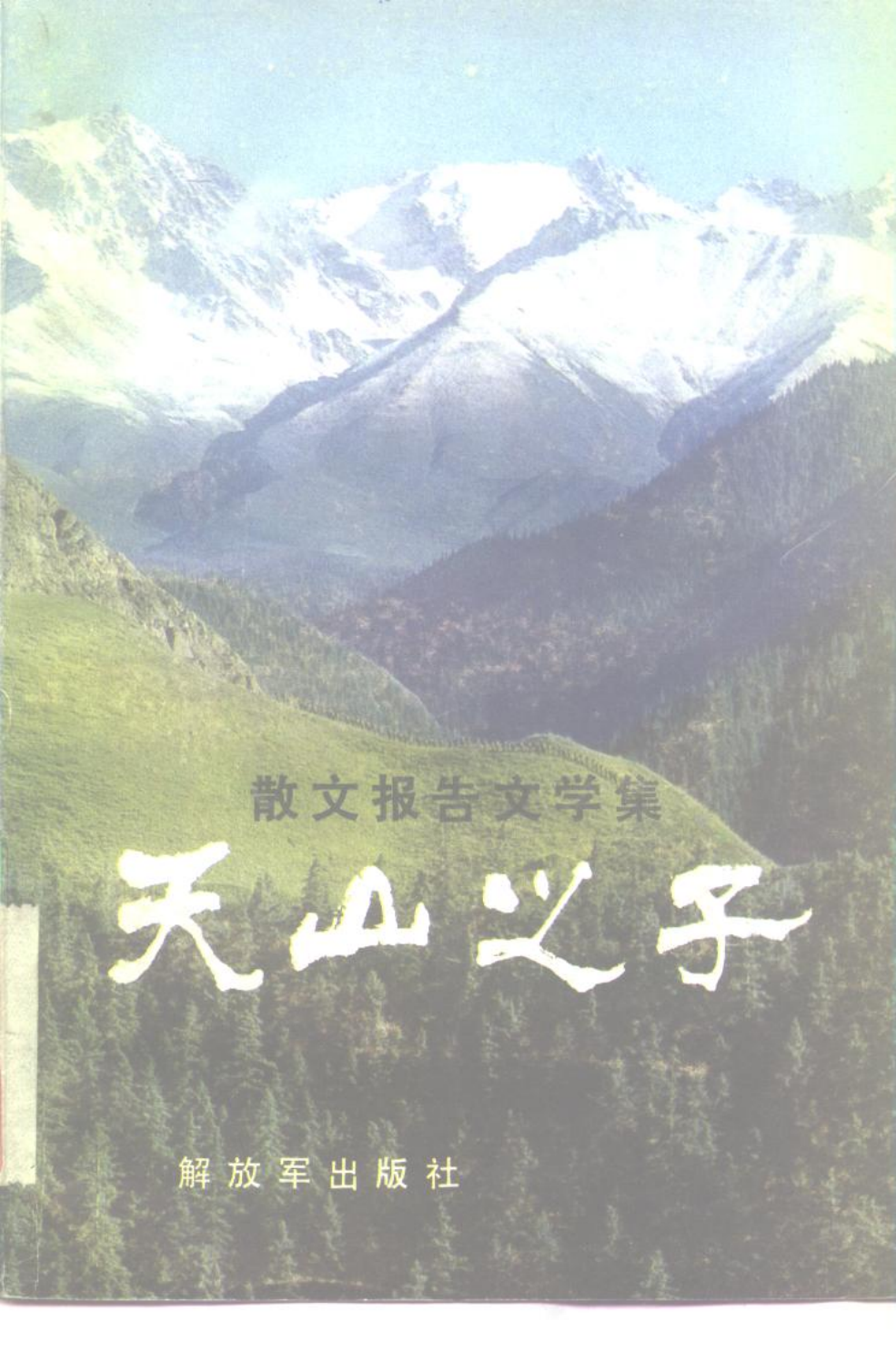




散文报告文学集

天山父子

解放军出版社

天山之子

散文报告文学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8811

1018811

责任编辑：何念选

装帧设计：姜学亮

天 山 之 子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平安里三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7.875印张·字数412000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53

印数21000—33000 定价：2.50元

赤子的歌

(代 序)

魏钢焰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它不是精巧的玉雕，只是块质朴的璞石；它不是芬芳的玫瑰，只是簇戈壁红柳；它不是一首优雅细腻的乐曲，但它是发自二百余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内心的赤子之歌。

比起文彩绚烂的精品，它可能显得粗糙；比起浩森无垠的三十年战斗生涯，它只是只贝壳；比起生产建设兵团创业的宏伟乐章来，它只是一个序曲。

然而，它总是大海的产儿，总是那雄壮乐曲的前奏，总是广大战士的心声。所以，它必会触动一切有过类似经历、奋战于各条战线的战友们的心弦。它也势必激发起人们对祖国美丽边疆的爱恋，对这英雄的开发事业的追慕。

一提起新疆，眼前就会涌现丛丛瓜田，滔滔马群，醉人奶酒，浓香羊肉；雪山公路，戈壁铁牛；碧绿林带，银色库渠。……而对于它们的成长史、开发史，对为它们燃烧过一寸生命之火，流过一滴滴血汗的各族人民和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们却知之甚少。

一打开这本书，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将看见：霜星之下，戈壁之上，在南疆吾瓦，篝火闪烁映着王震将军和战友们的身脸。他望着面前那起伏的沙包和碱滩，伸手抓起一把白花花的碱土，狠狠地捏着……这是百余年来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土地，这是多少革命战士前仆后继、为之流血的土地啊！我们能听任河山空半壁么？

我们将看见：当“十八团大渠”开闸放水时，王震跃身跳下，快乐地向战友大喊。人们随之纷纷欢跃于滚滚渠水之中。而今天蜿蜒于南北疆的条条渠网，那一处没有他们的汗水和喜泪呢？

当我们看见那沙海边缘的莲湖里，在宛如团团赤霞的荷花丛中，立着赤脚泥腿的老红军何华政委的时候，怎能想到：这满池碧莲是他从贺龙同志手中接下的莲子生发出来的呢？这丹红的荷花上，竟渗印着他妻子——一位忠贞战士的血液呢？

当我们行进在天格尔冰峰的公路上时，就会看到那位走在无路悬崖上甘作探路人的哈族向导吐尔根，就会听到“冰峰五姑娘”抡锤凿石的叮当声。

当我们今天乘火车路过哈密，从车窗里看到红星渠边那地窝子的遗迹时，如果仔细倾听，将会听到三十年前住在这些低矮地窝子里的修渠战士们的笑声欢语。他们可着劲儿幻想未来的哈密，有的说这儿要有几十万人，盖几层高的楼房；有的说这里许是个铁路交叉点，他们是如何渴望听到火车头的吼声啊！而时至今日，在深山中还有并未见过铁轨的老职工呢。

在这里，我们将看见一页页多彩的英雄谱，那“裸衣自积粮……地窝作营房”的英雄连队，那九死不悔只爱天山，呕心沥血培养军垦细毛羊的科技人员；那志在边疆，向往塔里木的

知识青年，和从国外归来的儿女；那不惧流言蜚语，把满腔赤诚交给改革者的老书记、知人善任的女部长……

是啊，三十年前，当这支满身硝烟征尘的大军走过星星峡进入新疆的时候，民族兄弟们在街头连舞带歌，欢迎这些为他(她)们砸开锁链的人，可也有些孩子们仰起脸问父母：“他们是什么人呢？”

是啊！在那时候，这里的一山一水对战士们都是新鲜的，亲切的，又是陌生的。他们决心把一生献给天山，但这时他们能深刻懂得天山么？天山又真正了解他们么？

三十年过去了，他们的汗水随着雪水流进戈壁干涸的心田，他们的生命随着林带田禾的根须深深地扎进荒野大漠，清澈的渠水曾映照过他们的稚气英俊的面孔，也照见了今天他们的苍苍鬓发。当他们今天走在自己亲手铺建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当他们的后代开着一辆辆拖拉机，驶向与自己同龄的条田，抬头望见青衣白冠的天山的时候，心中能不涌出一股暖流么？伟大的中华民族，心地晶莹的天山，能不为自己的忠诚儿女流下感动的热泪么？

历史，要由开发者去写，新疆的历史，正在由新疆各族人民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书写。这历史，是不朽的、辉煌的。愿天山儿女的赤子之歌越唱越多，越唱越动听。愿不断出现真正与我们时代相称、深刻反映开发者生活的好作品。

我相信，这也是长城和天山的急切心愿。

目 录

赤子的歌（代序）.....魏钢焰（1）

•散文部分•

伊犁秋色.....	郭小川（1）
生活从我们这里开始.....	和谷岩（13）
静静的河湾.....	碧野（21）
这不是梦.....	魏钢焰（27）
天山探路.....	傅志华（33）
红星渠.....	刘肖芜（55）
芙蓉图.....	浩明（72）
就因为祖国需要长绒棉.....	刘肖芜（81）
东疆沙漠里的红星.....	权宽浮（92）
彩线金针绣草原.....	刘克勤（103）
想起了地窝子.....	周非（114）
红柳桥漫记.....	吴连增（125）
心之歌.....	闵长庆（131）
周总理在我们这里.....	安静（135）
阿尔泰山下.....	吴映堂（142）
红柳花正红.....	言鸣（149）
五十二号桥畔.....	周叶萍（156）
香漫戈壁.....	罗荣典（166）
翠绿的葡萄沟.....	洋雨（174）
五月玫瑰照眼明.....	刘佩芳（180）
和平礼赞.....	伊萍（185）

农场一日.....	柏桦	(188)
友谊的种子.....	贺维铭	(196)
早春的夜晚.....	彭士煜	(206)
克拉玛依的春天.....	傅曼发	(213)
石河子新城巡礼.....	鲁南	(222)
甜甜的土地.....	吴连增	(235)
万紫千红塔里木.....	林海清	田承基 (241)
草原之花.....	雷霆	(259)
稻乡探胜.....	胡秉中	(267)
海.....	李如心	(278)
农场散曲.....	韩明人	(283)
“车排子”情思.....	庄群	马涛 (292)
沙漠交响曲.....	沙炯	(298)
水库游记.....	夏启荣	(306)
新镇灯火.....	宋美效	(309)
血染的沙枣.....	麓枫	(314)

• 报告文学部分 •

天山之子.....	丁宁	(323)
冰峰五姑娘.....	慕水源	(353)
绿色的星.....	舒怀	(373)
女部长.....	丰收	笑风 (387)
开源者.....	陈明章	(400)
塔河赤子.....	王巧云	宋慧敏 (408)
牧羊战士.....	王玉胡	(428)
阿同汗.....	朱震达	(449)

他和他的大豆.....	宋慧敏	王巧云 (460)
大业千秋.....		高三兴 (471)
莫索湾创业史话.....		石 震 (485)
一条长龙出天山.....		李 叶 (500)
万绿丛中树最高.....		郭亚林 (515)
创业五家渠.....	雷元波	余开伟 (524)
风火线上的报告.....		宋美效 (537)
抢救孔雀桥.....		汪 忠 (545)
洒满阳光的道路.....		文定讴 (551)

伊犁秋色

郭小川

越过一片片青灰色的戈壁滩，越过一块块浅灰色的庄稼地，越过天山山脉中白雪覆盖的层层叠峰，我们的飞机突然在一座森林城市的边缘上着陆了。

如同荒山中的野马落在五色缤纷的花园里一样，这里简直使我们眼花缭乱。不错，这个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本来就是以“花园城市”著称的。每年的初春，盛夏直到中秋，它都以香花、鲜果、森林和街道两旁的闪光的小河，给人们造成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可是此刻，我还来不及观赏这一切，就被街头上往来的、花丛般的人群吸引住了。这里各民族的人们的花花色色的服饰，不但比内地，比乌鲁木齐市和南疆，而且比任何富丽堂皇的花园都显得更加耀眼。

看吧，这边是三三两两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或其它民族的少女，他们中有些戴着天蓝色的、粉红色的、淡绿色的头巾，穿着色彩鲜艳的，有装饰图案花纹的连衣裙，有些垂着双辫，穿着各种颜色毛衣或花呢外套。那边是一个又一个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或其它民族的老人，他们中有些戴着紫红色的、绣着红花绿叶的小帽、穿着条绒工作服，或

着毛呢西装，或者老羊皮大衣，或者紫红色的袷衫；有些戴着白毡帽，穿着黑色的长衫。这边又是一队队的各族少年们，他们的衣着是各色各样的，却都戴着红领巾；那边又是乘着马驴来赶“巴扎”（集市）的公社男女社员，他们的服饰与城里人并不两样，只有脸上染着更浓的太阳色。而这些人们，又都在精神抖擞的行动之中，因此，这些花花色色的服饰，就象一束束鲜花在清风中摇曳一样，不仅使你感到鲜艳可爱，而且使你感到和蔼可亲。

我曾把上述一些最初的印象说给在这里新结识的同志们。他们回答我说，生活在自治州和伊宁市的民族有十三个之多。那就是：哈萨克、维吾尔、回、汉、满、蒙古、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锡伯、达斡尔、俄罗斯。此外，还有朝鲜、僮、撒拉等族的个别居民。这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地区。丰富多彩，是这个地区的特色。可是，色彩最丰富的地方还不是城市，而在乡下。

我们又匆匆起身，沿着伊犁河到达霍城，访问了几个公社和国营农场；然后又回过头来，逆伊犁河和它的源流之一的巩乃斯河而上，在宽阔的河谷中奔跑了三百多公里，在新源访问了“新疆羊”的故乡——巩乃斯种羊场，以小麦和包谷（玉米）高产著名的十二团农场和两个公社。开初，我还象在伊宁市内一样，想从过往的人们的服饰上找寻“丰富多彩”的丰姿，走了一段路以后，^①我才发现，这种想望并不切合实际。这条河谷也象整个新疆一样实在太广阔了，在那宽宽的，青灰石子铺成的马路上，除了络绎不绝的运粮汽车以外，很少有什么单独的行人。往往要在三里五里乃至十里八里的里程中，才能碰见几位骑高头大马，从夏牧场向秋牧场迁移的哈萨克男女，或者骑棕色小驴的维吾尔老人。然而，当我在人民公社、在国营农

场、在草原访问的时候，无论到哪里，哪里都有一片五彩缤纷的景色呈现在面前。各个大块小块的土地上，冬麦已经伸出鲜绿鲜绿的小苗，一片麦地犹如一池湖水，即柔和又丰满。冬麦地的旁边，未收割的金黄色的包谷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已经收割过的包谷地上“东方红”拖拉机和马拉犁正在紧张操作，棕黑色的新土象波浪一般在犁铧下飞翻滚动。在村落的外围，在林带的内侧，常常出现宽阔平坦的场园，那里，包谷粒已堆得有如金山，谷草已垛得如同楼阁，人们却还在热热闹闹地扬场、脱粒，风车和脱粒机还在哪里轧轧地响。这时，树丛中的花红苹果，拖着长蔓阔叶的嫩绿葫芦，棚架上悬挂的翠玉般或紫宝石般的葡萄往往从农家的墙头和门口探出头来，和我们一同欣赏这令人欣喜的场景。于是，在你目光所极的地方，便忽然都变为五光十色，多彩多姿，异常好看了。等你接近大草原时，你或许以为那是一片荒凉了，其实不然，草原上一片绿，一片红，一片黄的草色，刚刚从山上下来的白云般的羊群，橙红色的朝霞般的牛群和马群，……又构成一幅同样美妙的图画。这图画，似乎不是草原，而是刚才那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场景的延伸和扩大，就象孔雀开屏似的。这时，你愈会感到，整个河谷，犹如一座又长又大的花园，而且充满了劳动的热忱和丰收的喜悦。

是的，这条河谷以至整个自治州，今年又是丰收年。我所访问的各个公社和国营农场，都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年，霍城的清水河公社、新源的十月公社和红旗公社的粮食产量，比去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十二团农场的麦子每亩产量在三百五十斤以上，包谷每亩平均产量在六百斤以上。许多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还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告诉我：这里的工业、农牧业、文教事业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以农业和牧业

为例，解放后，全州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两倍以上，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一年平均每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同期油料总产量平均每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百零四点八。去年，这里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较好的收成。今年，秋收还在紧张进行，但增产已成定局。畜牧业方面，三年来更有特大的丰收。

——哦；这个丰富多彩的、多民族的地区，今年又丰收了；……——在我从新源回到伊宁的路途上，我一直这样欣慰地思索着。

那么，这个多民族地区，到底怎样获得丰收的呢？我曾就这个问题向好几位同伴请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民族政策，实现了民族团结。”

“对，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各族人民紧密的团结，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显著的丰收景象，更不可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间的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制度，现在，这个根源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已经灭亡了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势力仍然没有绝迹。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可能引起某种不和。现在，彼此的宗教信仰，正受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也受到相互的尊重。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语言的隔阂也往往会影响彼此的亲近，而现在呢，当地的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都学会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许多哈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也学会了汉语。在汉族儿童中，你常常可以听到哈族维族的名字：加米拉、巴提迈、万提加汗等等，少数民族的儿童也有叫“幸福”、“和平”、“解放”之类的名字的。不仅如此，生活在这

里的各民族，解放以来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这里的同志随便可以举出强有力的例子证明这一点。离边境不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可克达拉农场曾出现过这样一件感动天地的事迹：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七连工人，共青团员宋乱气在中午回家吃饭途中，忽然听见小水库中传来了一个哈萨克孩子的呼叫声，他立即赶上前去，纵身跳入水中，抱起孩子向岸上推拥，因水深泥厚推不动，到了第三次，才把孩子推上岸，他自己的力气却已使尽，不幸落水牺牲了。被救活的孩子叫图马希，现在已入农场子弟学校学习。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不朽烈士，就在子弟学校附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被当做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新垦的土地上和各族的人们的心中矗立着。……

事实正是如此。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各族人民是团结的。可是，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到底与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农牧业的连年丰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当我回到伊宁市的第二天，我便把这个问题提到州长伊尔哈力（哈族）和副州长阿不都热合满·苏里堂（维族）之前。

干练而年青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州长从容不迫地说道：

“民族问题，事实上是阶级问题。从根本上说，民族团结也就是阶级团结。（当然，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也是团结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天下工农是一家，劳动人民之间有亲密团结的基础。我们的团结主要地表现在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上面。这当中，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团结，汉族人民给予少数民族人民的帮助，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新疆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牧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人民公社化等等，都是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实现的。通过这些斗争，又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也在这一系列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之谊。……要把这惊天动地的历史说清，我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这里是农牧业结合。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人民公社内部的关系。在人民公社内部，各民族社员之间的团结，又突出地表现在农牧结合，农牧业互相支援上面。这一点，对我们哈萨克族的发展和繁荣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也有不小的意义。”

这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题目。但是，好的题目往往使人遐想联翩，思如潮涌。这个题目，立刻引起我们大家的兴趣。副州长和我都兴致勃勃插起言来，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原来，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一是没有种地的习惯，每年春季，有些人只在草原上随便挖点土地，骑着马，托着袋子（内装种子），疏密不均地撒上点“塔尔米”（即糜子），然后就到草场放牧去了，既不施肥，也不锄草，直到收获季节才从草场回来，好歹收点粮食。这一点点粮食，当然不够吃用，他们只好不等价的用羊、牛、马换取。用牲口换取粮食，势必使牲口的宰杀率增高，牛、马又没有料吃，牧业的发展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牧业之所以不能发展，根本原因还是解放前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当时没有多加议论。）合作化以后，伊犁地区就努力发展农牧结合的事业。人民公社则给农牧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的人民公社，既有牧业大队，也有农业大队。农业为牧业社员提供粮食，为牲畜提供饲料，牧业为农业提供厩肥，因而促进农牧业的双丰

收。有了人民公社，有了农业，有了居民点，牧业社员也就有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哈萨克牧民社员对人民公社和农牧结合表示了很大的热情，不禁作歌称颂道：

哈萨克的奶茶甜又香，
幸福的生活象蜜一样，
过去卖羊来换饷啊，
今年是社里分的粮。

哈萨克的马奶醉人香，
喝一碗马奶把歌唱，
歌唱这幸福的生活啊，
歌唱恩人共产党。

（牧民 居里斯）

我朗读完这首民歌，我们的谈话又转到过去牧民的悲苦生涯上面去了。过去，在贫苦牧民的游牧生活中，有病无处求医，只在就近的毡房中找念经的人或巫神医治，而当时巫神“治”病是极其野蛮的。他们的办法常常是用皮鞭抽打病人，或把坎土曼烧红，烫病人的脚心；据说都是为了“驱鬼”。比较“文明”的办法是舀碗水，吹口气，给病人喝，或者杀一只羊，用羊皮包上病人。（伊尔哈力自己一九四八年得了伤寒，就几乎被这样折磨而死。）女人怀孕生孩子，得不到休息，无人接生，往往母子双亡，所以，女人和孩子死亡的极多，尤其是孩子，死亡率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孩子大了，也没有学校可上。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人民公社内，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病可以进卫生院，在草场里都可以找到医生或接生员，孩子可以上学，小学都设在春秋草场的附近居民点里，到了夏天，孩子又可以在凉爽的夏草场里欢度暑假。现

在，全州的中学生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十二倍多。至于大学生呢，解放前一个也没有，现在则每个公社乃至每个大队都有。这一切，当然是与整个民主改革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分不开。一个单纯靠游牧为生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繁荣的。而农牧结合，恰恰是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各个公社里，农业差不多都是汉族、维族、回族等的社员经营，牧业则大多由哈萨克社员经营；农业上比较先进的民族帮助哈萨克牧民学会种地，现在，在哈萨克族社员中，马拉犁已经普遍推广，中耕器已开始习惯，拖拉机已开始使用，拖拉机手已在哈族青年中出现。哈萨克牧民又帮助其它民族的农民学会调教牲畜。农牧业互相支援，农牧民互相学习，就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反过来，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整个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哈萨克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至此，我又请求伊尔哈力同志继续谈他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嘛，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的关系，又是军民之间的关系，也是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因为生产建设兵团中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同志。”伊尔哈力州长在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显然比刚才还要兴奋。他继续说：“新疆是地广人稀的地方，面积等于十六个浙江省，人口比浙江的五分之一多一点。生产建设兵团开垦的都是荒原，他们不开垦，谁有力量去开垦？他们在这里生产建设，不但不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还给国家，给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我谈这个问题，仅仅是要说明他们对当地人民的伟大示范作用和伟大影响。”

这时，我真想向他们做一次长篇的汇报。我刚刚访问了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我认为，象这样规模巨大的，生产